

茶錄 東溪試茶錄
北苑別錄 茶疏
茶寮記附錄 茶董補



茶 錄

纂 要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茶錄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嚴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館據百川學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茶錄 并序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爲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詳明故建安人開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翦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翦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箒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搥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辯。故曰候湯最難。

焙蓋

凡欲點茶先須燂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鈔茶一錢七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迴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眊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爲絕佳。建安開試以水痕先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爲之裏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裏以蒻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砧茶砧以木爲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爲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礪石皆能生銹。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羃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燂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爲之。

後序

臣皇祐中脩起居注。奏事

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掌書記。竊去藏藁。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

先帝願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於石。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襄謹記。

東溪試茶錄

宋子安集

本館據百川學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東溪試茶錄

宋 宋子安集

隄首七閩。山川特異。峻極廻環。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而上。羣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非山川重復。土地秀粹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苑西距建安之洄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姬名有三十六。東東宮其一也。過洄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勝。北苑前枕溪流。比涉數里。茶皆氣舛。然色濁味尤薄惡。況其遠者乎。亦猶橘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風氣亦殊。先春朝。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自北苑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皆高遠先陽處。歲發常早。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源嶺。高土決地。茶味甲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高不百丈。無危峰絕崦。而崗阜環抱。氣勢柔秀。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品甲於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丁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止云北苑壑源嶺。及摠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北苑鳳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爲目。皆曰北苑。建人以近山所得。故謂

之壑源。好者亦取壑源口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第。反以壑源爲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勝絕之目。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麤之別。庶知茶於草木爲靈最矣。去畝步之間。別移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附見。以質二焙之美。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焙北苑皆不足品第。今略而不論。

摠敘焙名

北苑諸焙。或選民間。或隸北苑。前書未盡。今始終其事。

舊記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歲率六縣民採造。大爲民間所苦。我宋建隆已來。環北苑近焙。歲取上供。外焙俱還民間。而裁稅之。至道年中。始分游坑臨江汾常西濠洲西小豐大熟六焙。隸南劍。又免五縣茶民。專以建安一縣民力裁足之。而除其口率。泉慶曆中。取蘇口曾坑石坑重院還屬北苑焉。又丁氏舊錄云。官私之焙千三百三十有六。而獨記官焙三十二。東山之焙十有四。北苑龍焙一。乳橘內焙二。乳橘外焙三。重院四。壑嶺五。謂源六。范源七。蘇口八。東宮九。石坑十。建溪十一。香口十二。火梨十三。開山十四。南溪之焙十有二。下壘一。濠洲東二。汾東三。南溪四。斯源五。小香六。際會七。謝坑八。沙龍九。南鄉十。中壘十一。黃熟十二。西溪之焙四。慈善西一。慈善東二。慈惠三。船坑四。北山之焙二。慈善東一。豐樂二。

北苑

曾坑石坑附

建溪之焙三十有二。北苑首其一。而園別爲二十五。苦竹園頭甲之。鼯鼠窠次之。張坑頭又次之。苦竹園

頭連屬窠坑。在大山之北。園植北山之陽。大山多脩木叢林。鬱廕相及。自焙口達源頭五里。地遠而益高。以園多苦竹。故名曰苦竹。以高遠居衆山之首。故曰園頭。直西定山之隈。土石廻向如窠然。南挾泉流積陰之處。而多飛鼠。故曰鼯鼠窠。其下曰小苦竹園。又西至于大園。絕山尾。踈竹蕪翳。昔多飛雉。故曰雞藪窠。又南出壤園。麥園。言其土壤沃宜。麤麥也。自青山曲折而北。嶺勢屬如貫魚。凡十有二。又隈曲如窠。巢者九。其地利爲九窠十二壠。隈深絕數里。曰廟坑。坑有山神祠焉。又焙南直東。嶺極高峻。曰教練壠。東入張坑。南距苦竹帶北。岡勢橫直。故曰坑。坑又北出鳳凰山。其勢中跼。如鳳之首。兩山相向。如鳳之翼。因取象焉。鳳凰山東南至于袁雲壠。又南至于張坑。又南最高處曰張坑頭。言昔有袁氏張氏居於此。因名其地焉。出袁雲之北。平下。故曰平園。絕嶺之表。曰西際。其東爲東際。焙東之山。縈紆如帶。故曰帶園。其中曰中歷坑。東又曰馬鞍山。又東黃淡窠。謂山多黃淡也。絕東爲林園。又南曰柢園。又有蘇口焙。與北苑不相屬。昔有蘇氏居之。其園別爲四。其最高處曰曾坑。際上又曰厓園。又北曰官坑。上園下坑。園慶曆中始入北苑。歲貢有曾坑上品一斤。叢出於此。曾坑山淺土薄。苗發多紫。復不肥乳。氣味殊薄。今歲貢以苦竹園茶充之。而蔡公茶錄亦不云曾坑者佳。又石坑者。涉溪東北。距焙僅一舍。諸焙絕下。慶曆中分屬北苑。園之別有十一。曰大畚。二曰石雞望。三曰黃園。四曰石坑古焙。五曰重院。六曰彭坑。七曰蓮湖。八曰嚴曆。九曰烏石高。十曰高尾。山多古木脩林。今爲木焙取材之所。園焙歲久。今廢不開。二焙非產茶之所。今附見。

之。

附 壑源葉源

建安郡東望北苑之南山。叢然而秀。高峙數百丈。如郭郭焉。民間所謂其絕頂西南下視建之地邑。謂之壑源。附山起壑源口而西。周抱北苑之羣山。迤邐南絕其尾。歸然山阜高者爲壑源頭。言壑源嶺山自此首也。大山南北以限沙溪。其東曰壑水之所出。水出山之南。東北合爲建溪。壑源口者。在北苑之東北。南徑數里。有僧居曰承天。有園隴北。稅官山。其茶甘香特勝。近焙受水。則渾然色重。粥面無澤。道山之南。又西至于章歷。章歷西曰後坑。西曰連焙。南曰焙山。又南曰新宅。又西曰嶺根。言北山之根也。茶多植山之陽。其土赤埴。其茶香少而黃白。嶺根有流泉。清淺可涉。涉泉而南山勢回曲。東去如鉤。故其地謂之壑嶺坑。頭茶爲勝。絕處又東別爲大窠坑頭。至大窠爲正壑嶺。寔爲南山。土皆黑埴。茶生山陰。厥味甘香。厥色青白。及受水則淳淳光澤。民間謂之冷粥面視其面渙散如粟。雖去社茅葉過老。色益青明。氣益鬱然。其止則苦去而甘至。民間謂之草木大他焙芽葉遇老。色益青濁。氣益勃然。甘至則味去而苦留爲異矣。大窠之東。山勢平盡曰壑嶺尾。茶生其間。色黃而味多土氣。絕大窠南山。其陽曰林坑。又西南曰壑嶺根。其西曰壑嶺頭。道南山而東曰穿欄焙。又東曰黃際。其北曰李坑。山漸平下。茶色黃而味短。自壑嶺尾之東南。溪流繚遶。岡阜不相連附。極南塢中曰長坑。踰嶺爲葉源。又東爲梁坑。而盡于下湖。葉源者。土亦多石。茶生其中。色

多黃青。無粥面粟紋而頗明爽。復性重喜沉爲次也。

佛嶺

佛嶺連接葉源下湖之東。而在北苑之東南。隔壑源溪水。道自章阪東際爲丘坑。坑口西對壑源。亦曰壑口。其茶黃白而味短。東南曰曾坑。今屬北苑其正東曰後歷。曾坑之陽曰佛嶺。又東至于張坑。又東曰李坑。又有硬頭。後洋蘇池。蘇源郭源南源。畢源苦竹坑歧頭槎頭。皆周環佛嶺之東南。茶少甘而多苦。色亦重濁。又有簣源。簣音臚。未詳此字石門江源白沙。皆在佛嶺之東北。茶泛然縹塵色而不鮮明。味短而香少爲劣耳。

沙溪

沙溪去北苑西十里。山淺土薄。茶生則葉細。芽不肥乳。自溪口諸焙。色黃而土氣。自隄漈南曰挺頭。又西曰章坑。又南曰永安。西南曰南坑。漈其西曰砰溪。又有周坑。范源溫湯漈。厄源黃坑。石龜李坑。章坑。章村小梨。皆屬沙溪。茶大率氣味全薄。其輕而浮。淳淳如土色。製造亦殊。壑源者不多留膏。蓋以去膏盡則味少而無澤也。茶之面無光澤也故多苦而少甘。

茶名別錄

茶之名有七。一曰白葉茶。民間大重。出於近歲。園焙時有之。地不以山川遠近。發不以社之先後。芽葉如紙。民間以爲茶瑞。取其第一者爲鬪茶。而氣味殊薄。非食茶之比。今出壑源之大窠者六。葉仲元。葉世萬。葉世榮。葉世興。葉世茂。

世種。整源巖下一。葉務源頭二。葉圖。整源後坑。久。整源嶺根三。葉公。葉居。林坑黃際一。容丘坑一。游用畢源。
 一。王大佛嶺尾一。生游道。沙溪之大梨際上一。汀高石巖一。雲嶺。大梨一。演。碎溪嶺根一。者。任道。次有柑葉茶。
 樹高丈餘。徑頭七八寸。葉厚而圓。狀類柑橘之葉。其芽發卽肥乳。長二寸許。爲食茶之上品。三曰早茶。亦類柑葉。發常先春。民間採製。爲試焙者。四曰細葉茶。葉比柑葉細薄。樹高者五六尺。芽短而不乳。今生沙溪山中。蓋土薄而不茂也。五曰稽茶。葉細而厚密。芽晚而青黃。六曰晚茶。蓋雞茶之類。發比諸茶晚。生於社後。七曰叢茶。亦曰藥茶。叢生高不數尺。一歲之間。發者數四。貧民取以爲利。

採茶辨茶須知製造之始故次。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整源者尤早。歲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卽芽。歲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先芽者氣味俱不佳。唯過驚蟄者最爲第一。民間常以驚蟄爲候。諸焙後北苑者半月。去遠則益晚。凡採茶必以晨興。不以日出。日出露晞。爲陽所薄。則使芽之膏腴出耗於內。茶及受水而不鮮明。故常以早爲最。凡斷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則速斷不柔。以指則多溫易損。擇之必精。濯之必潔。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爲茶病。民間常以春陰爲採茶得時。日出而探。則芽葉易損。建人謂之採摘不鮮是也。

茶病試茶辨味必須知茶之病故又次之。

芽擇肥乳。則甘香而粥面着盞而不散。土瘠而芽短。則雲脚渙亂。去盞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

短則色黃而泛。梗謂芽之身除去白合處。茶烏蒂白合。茶之大病。不去烏蒂。則色黃黑而惡。不去白合。則味苦澁。丁謂之論備矣。蒸芽必熟。去膏必盡。蒸芽未熟。則草木氣存。適口。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煙則香奪。壓黃則味失。此皆茶之病也。受煙謂過黃時火中有煙。使茶香盡而煙臭不去也。壓去膏之時久留。茶黃未造。使黃經宿。香味俱失。舛然氣如假雞卵臭也。

北苑別錄

趙汝礪撰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北苑別錄

宋 趙汝礪撰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北苑。旁聯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興國中。初爲御焙。歲模龍鳳。以羞貢篚。益表珍異。慶歷中。漕臺益重其事。品數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方其春蟲震蟄。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爲偉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苑。與不至者同。僕因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摭其大槩。條爲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御園

九窠十二隴

按建安志茶隴註云。九窠十二隴。卽土之凹凸處。凹爲窠。凸爲隴。○繼壕按宋子安試茶錄。自青山曲折而北。嶺勢屬貫魚。凡十有二。又隈曲如窠巢者九。其地利爲九窠十二隴。

麥窠

按宋子安試茶錄。作麥園。言其土壤

沃。並宜麤麥也。

壤園

繼壕按試茶錄。雞窠。又南曰壤園。麥園。

龍遊窠

小苦竹

繼壕按試茶錄。作小苦竹園。園在鼯鼠窠下。

苦竹裏

雞藪窠

按宋子安試茶錄。小苦竹

園又西至大園絕尾。疏竹蒼翳多飛雉。故曰雞藪窠。○繼壕按太平御覽引建安記。雞藪隔澗。西與武彝相對。半巖有雞窠四枚。石峭上

不可登。履時有羣雞百飛翔。雄者類鷓鴣。福建通志云。崇安縣武彝山大小二藏峯。峯臨澄潭。其半爲雞窠。一名金雞洞。雞藪窠未知

卽在

苦竹

繼壕按試茶錄。自焙口達源頭五里。地遠而益高。以園多苦竹。故名曰苦竹。以遠居衆山之首。故曰園頭。下苦竹源當卽苦竹園頭。

苦竹源

鼯鼠窠

按宋子安試茶錄。直西定山之隈。土石迴向如窠。然泉流

積陰之處多飛鼠故曰鼯鼠窠

教煉壠

繼壕按試茶錄作教煉壠焙南直東嶺極高峻曰教煉壠東入張坑南距苦竹說郭煉亦作練

鳳凰山

繼壕按試茶錄橫坑又北出鳳皇山其勢中峙如鳳之首兩山相向如鳳之翼因取象焉曹學

佳輿地名勝志甌寧縣鳳皇山其上有鳳皇泉一名龍焙泉又名御泉宋以來上供茶取此水濯之其麓即北苑蘇東坡序略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山最高處有乘風堂堂側豎石碣字大尺許宋慶歷中柯適詔御茶泉深僅二尺許下有暗渠與山下溪合泉從渠出日夜不竭又龍山與鳳皇山對峙宋咸平間丁謂于茶堂之前引二泉爲龍鳳池其中爲紅雲島四面植海棠池旁植柳旭日始升時晴光掩映如紅雲浮于其上方輿紀要鳳皇山一名茶山又壑源山在鳳皇山南山之茶爲外焙綱俗名捍火山又名望州山福建通志鳳皇山今在建安縣吉苑里

大小焙

繼壕按說郭煬作煬試茶錄壑源條云建安郡東望北苑之南山巖然而秀高峙數百丈如郭郭焉注云民間所謂捍火山也煬疑當作捍

橫坑

繼壕按試茶錄教煉壠帶北岡勢橫直故曰坑

猿遊隴

按宋子安試茶錄鳳皇山東南至于袁雲隴又南至于張坑官昔有袁氏張氏居于此因名其地焉與此作猿遊隴異

張坑

繼壕按試茶錄張坑又南最高處曰張坑頭

帶園

繼壕按試茶錄焙東之山紫紆如帶故曰

帶園其中曰中歷坑

焙東

中歷按宋子安試茶錄作中歷坑

東際

繼壕按試茶錄袁雲隴之北絕嶺之表曰西際其東爲東際

西際

官平繼壕按試茶錄袁雲隴之北平下故曰平園當即官平

上下官坑

繼壕按試茶錄曾坑又北曰官坑上園下坑慶歷中始入北苑說郭在石碎窠下

石碎窠

繼壕按微宗大觀茶論作碎石窠

虎膝窠

樓隴

蕉窠

新園夫

樓基

按建安志作大樓基○繼壕按說郭作天樓基

阮坑

曾坑

繼壕按試茶錄云又有蘇口焙與北苑不相屬昔有蘇氏居之其園別爲四其最高處曰曾坑歲貢有曾坑上品一斤曾坑山土淺薄苗發多紫復不肥乳氣味殊薄今歲貢

以苦竹園充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北苑茶正所產爲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爲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

黃際

繼壕按試茶錄壑源條道南山而東曰穿欄焙又東曰黃際

馬鞍山 續漳按試茶錄帶園東又曰馬鞍山福建通志建寧府建安縣有馬鞍山在郡東北三里許一名瑞峯左爲雞籠山當卽此山

林園 續漳按試茶錄北苑焙絕東曰林園

和尚園

黃淡窠 續漳按試茶錄

馬鞍山又東曰黃淡窠謂山多黃淡也

吳彥山

羅漢山

水桑窠

師姑園

續漳按說郭在銅場

銅場

續漳按福建通志鳳皇山在東者曰銅場峯

靈滋

范

馬園

高畬

大窠頭

續漳按試茶錄堅原條坑頭至大窠爲正堅嶺

小山

右四十六所方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爲內園官坑而下爲外園方春靈芽孳坼

續漳按說郭作萌坼

常先

民焙十餘日如九窠十二隴龍遊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爲禁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反之

續漳按說郭反作後

以其氣候少遲故也

按建安志候當驚蟄萬物始萌漕司常前三日開焙

令春夫瞰山以助和氣遇閏則後二日○續漳按試茶錄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堅源者尤早歲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卽芽歲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先芽者氣味俱不佳唯過驚蟄者最爲第一民間常以驚蟄爲候

採茶

採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侵晨則夜露未晞茶芽肥潤見日則爲陽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內耗至受

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集羣夫于鳳皇山。

山有打鼓亭。

監採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

以聚之。恐其踰時貪多務得也。大抵採茶亦須習熟。募夫之際。必擇土著及諳曉之人。非特識茶早晚所在。而於採摘亦知其指要。蓋以指而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速斷而不柔。從舊說也。故採夫

欲其習熟。政爲是耳。

採夫日役二百二十五人。○繼壕按說郭作二百二十二人。徽宗大觀茶論。擷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爪斷芽。不以指採。慮氣汗熏漬。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芽則投諸水。試茶錄。民間常以春陰爲採

茶得時。日出而採。則芽葉易損。建人謂之採摘不鮮是也。

揀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蒂。此不可不辨。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園勝雪白茶。以其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鍼小。謂之水芽。是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

繼壕按說郭有之字。

一鎗

一旗是也。紫芽。葉之

繼壕按原本作以據說郭改。

紫者是也。白合。乃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蒂。茶之蒂頭是也。凡

茶以水芽爲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蒂。皆在所不取。

繼壕按大觀茶論。茶之始芽萌。則有白合。既擷則有烏蒂。白合不去。害茶味。烏蒂不去。害茶色。

原本脫不字。
續說郭補。

使其擇焉而精。則茶之色味無不佳。萬一雜之以所不取。則首面不勻。色濁而味重也。

續按西溪叢語。

州龍焙有一泉極清澗。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卽壞茶味。惟龍園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去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心芽置于水中。呼爲水芽。聚之稍多。卽研焙爲二品。卽龍園勝雪白茶也。茶之極精好者。無出于此。每勝計工價近三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

蒸茶

茶芽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甑。俟湯沸。蒸之。然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沈。而有草木之氣。唯在得中之爲當也。

榨茶

茶既熟。謂茶黃。須淋洗數過。

欲其冷也。

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

水芽以馬榨壓之。以其芽嫩故也。○續按說郭馬作高。

先是包

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出揉勻。復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必至于乾淨而後已。蓋建茶味遠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惟恐其膏之不盡。膏不盡。則色味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爲杵。以瓦爲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以十二焉。自十二水以上。日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團。至七團。每水研之。必至于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則首面不勻。煎試易沈。故研夫猶貴於強而有力者也。嘗謂天下之理。未有不相須而成者。有北苑之芽。而後有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尺。

繼壕接文有脫誤。說郭無此六字。亦誤。柯適記御茶泉云。

深僅二尺許。清而且甘。晝夜酌之而不竭。凡茶自北苑上者皆資焉。亦猶錦之於蜀江。膠之於阿井。詎不信然。

造茶

造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弊。遂併而爲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鏹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研盆。盪之欲其勻。揉之欲其膩。然後入圈製鏹。隨筴過黃。有方鏹。有花鏹。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同。其名亦異。故隨綱繫之於貢茶云。

過黃

茶之過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燼之。凡如是者三。而後宿一火。至翌日。遂過煙焙焉。然煙焙之火。不欲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煙。煙則香盡而味焦。但取其溫溫而已。凡火數之多寡。皆視其鏹之厚薄。

鎊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鎊之薄者。亦

繡壕按說
郭無亦字

八火。至于六火。火數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出色

之後。當置之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自然光瑩矣。

綱次

繡壕按西溪叢語云。茶有十綱。第一第二綱太嫩。第三綱最妙。自六綱至十綱。小團至大團而止。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

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第四名有十二色。第五次有十二色。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云云。其所記品目與錄同。唯錄載細色。麤色共十二綱。而寬云十綱。又云第一名試新。第二名貢新。又細色第五綱十二色內。有先春一色。而無興國。嚴揀芽。並與錄異。疑寬所據者。宣和時修貢錄。而此則本于淳熙間修貢錄也。清波雜志云。淳熙間。親黨許冲啓官麻沙。得北苑修貢錄。序以刊行。其間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一名。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夸。貴重如此。正與錄合。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北苑產茶。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八千餘鎊。事文類聚續集云。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

細色第一綱

龍焙貢新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三十鎊。創添二十鎊。

按建安志云。頭綱用社前三日進發。或稍遲。亦不過社後三日。第二綱以後。只火候數足發。多不過十日。麤色雖于五旬

內製畢。卻候細綱貢絕。以次進發。第一綱拜其餘不拜。謂非享上之物也。

細色第二綱

龍焙試新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創添五十鎊。按建安志云數有正貢有添貢有續添正貢之外皆起於鄭可簡爲漕日增

細色第三綱

龍園勝雪

按建安志云龍園勝雪用十六水十二宿火白茶用十六水七宿火勝雪係驚蟄後採造茶葉稍壯故耐火白

水芽十

六水十二宿火正貢三十鎊續添三十鎊創添六十鎊

續添按說郭作續添二十鎊創添二十鎊

白茶水芽十六水七宿火正貢

三十鎊續添十五鎊

續添按說郭作五十鎊

創添八十鎊

御苑玉芽

按建安志云自御苑玉芽下凡十四品係細色第三綱其製之也皆以十二水唯玉芽龍芽二色火候止八宿蓋二色茶

日數比諸茶差早不取多用火力

小芽

續添按據建安志小芽當作水芽詳細色五綱條註

十二水八宿火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小芽十二水八宿

火正貢一百片

上林第一

按建安志云雪英以下六品火用七宿則是茶力既強不必火候太多自上林第一至啓沃承恩凡六品日子之製同故量日力以用火力大抵欲其適當不論採摘日子之淺深而水皆十二研工多

則茶色白故耳

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

乙夜清供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承平雅玩小

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

龍鳳英華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玉除清賞小芽十二水

十宿火正貢一百鎊

啓沃承恩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鎊雪英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

百片。雲葉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蜀葵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金錢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玉葉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貢一百片。寸金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一百片。

細色第四綱

龍園勝雪。已見前。正貢一百五十鎊。無比壽芽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五十鎊。創添五十鎊。萬壽

銀芽。繼壕按說鄂芽作葉西溪叢語作萬春銀葉。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十片。宜年寶玉小芽。十二水。十二宿

火。繼壕按說鄂作十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十片。玉清慶雲小芽。十二水。九宿火。繼壕按說鄂作十五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

十片。無疆壽龍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四十片。創添六十片。玉葉長春小芽。十二水。七宿火。正

貢一百片。瑞雲翔龍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一百八片。長壽玉圭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二百

片。興國巖鏤。巖屬南州。頃遭兵火廢今以北苑芽代之。中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二百七十鎊。香口焙鏤中芽。十二水。十宿

火。正貢五百鎊。繼壕按說鄂作五十鎊。上品揀芽小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貢一百片。新收揀芽中芽。十二水。十宿

火。正貢六百片。

細色第五綱

太平嘉瑞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三百片。

龍苑報春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貢六百片。
繼壩按說邪作六十片蓋誤。

創添六十片。南山應瑞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六十鎊。創添六十鎊。興國巖揀芽中芽。十二水。

十宿火。正貢五百一十片。興國巖小龍中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七百五十片。

繼壩按說邪作七百五十片蓋誤。

興國

巖小鳳中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貢五十片。

先春兩色

太平嘉瑞。已見前。正貢二百片。

長壽玉圭。已見前。正貢一百片。

續入額四色

御苑玉芽。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無比壽芽。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瑞雲翔龍。已見

前。正貢一百片。

麤色第一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按建安志云。入腦茶。水須差多。研工勝則香味與茶相入。不入腦茶。水須差省。以其色不必白。但欲火候深。則茶味出耳。

六水。十六

火。入腦子小龍七百片。四水。十五宿火。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入腦子小龍七百片。建寧府附發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麤色第二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四十二片。繼續按說 郭二作七。

入腦子小鳳一

千三百四十四片。繼續按說 郭。無下四字。

四水。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龍七百二十片。二水。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鳳

七百二十片。二水。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小鳳茶一千二百片。繼續按說 郭二作三。

麤色第三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四十四片。繼續按說 郭。無下四字。

入腦子小鳳六

百七十二片。入腦子大龍一千八片。

繼壕按說郭作一千八百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片。增添不入腦子上品

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入腦子小龍七百片。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四百片。大鳳茶四百片。

麤色第四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片。入腦子小龍三百三十六片。入腦子小鳳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四百片。大鳳

茶四百片。繼壕按說郭作四十片疑誤。

麤色第五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八片。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八片。京鋌改造大龍一千六

片。繼壕按說郭作一千六百片。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八百片。大鳳茶八百片。

麤色第六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片。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片。京鋌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大龍茶八百片。大鳳茶八百片。京鋌改造大龍一千三百片。

繼壕按說郭三作二。

麤色第七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京鋌改造大龍二千三百五

十二片。繼續按說郭作二千三百二十片。建寧府附發大龍茶二百四十片。大鳳茶二百四十片。京鋌改造大龍四百八

十片。

細色五綱

按建安志云。細色五綱凡四十三品。形式各異。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中水揀第一生揀次之。

貢新爲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園勝雪爲最精。而建人有直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圈以箬葉。內以黃斗盛。以花箱護。以重篋。局以銀鑰。花箱內外。又有黃羅幕之。可謂什襲之珍矣。繼續按周密乾淳歲時記。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

茶名北苑試新。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帳。藉以青蒟。裹以黃羅夾。覆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爾或以一二賜外郎。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爲奇玩。

麤色七綱

按建安志云。麤色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揀芽。悉入腦和膏爲團。其四萬餅。卽雨前茶。閩中地煖。穀雨前茶已老而味重。

揀芽以四十餅爲角。小龍鳳以二十餅爲角。大龍鳳以八餅爲角。圈以箬葉。束以紅縷。包以紅楮。

繼續按說郭楮

紙^作緘以蒔綾。惟揀芽俱以黃焉。

開畚

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導生長之氣。以滲雨露之澤。每歲六月興工。虛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草。遏鬱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導生長之氣。而滲雨露之澤也。此之謂開畚。

按建安志云。開畚茶園。驅草。每遇夏日最烈時。用衆鋤治。殺去草根。以糞茶根。名曰開畚。若私家開畚。卽夏半初秋。

各用工一次。故私園最茂。但地不及焙之勝耳。

惟桐木則畱焉。桐木之性。與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漸茂。理亦然也。

外焙

石門乳吉。

攪壕按試茶錄載丁氏舊錄。東山之焙。十有四。有乳橋內焙。乳橋外焙。此作乳吉。疑誤。

香口。

右三焙。常後北苑五七日興工。每日採茶蒸榨。

以過黃。悉送北苑併造。

舍人熊公博古洽聞。嘗于經史之暇。輯其先君所著北苑貢茶錄。錄諸木以垂後。漕史侍講王公得其書而悅之。將命摹勒以廣其傳。汝礪白之公曰。是書紀貢事之源委。與制作之更沿。固要且備矣。惟水

數有贏縮。火候有淹亟。綱次有後先。品色有多寡。亦不可以或闕。公曰然。遂撫書肆所刊修貢錄曰。幾水曰火。幾宿曰某綱。曰某品若干云者。條列之。又以所採擇製造諸說。併麗於編末。目曰北苑別錄。俾開卷之頃。盡知其詳。亦不爲無補。淳熙丙午孟夏望日。門生從政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汝礪敬書。

熊蕃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陶宗儀說郛曾載之。而於別錄題曰宋無名氏。前家君從閔漁仲太史處。得四庫書寫本貢茶錄。則有圖有注。別錄則有汝礪後序。遠勝陶本。然說郛於貢茶錄。雖僅存圖目。而諸目之下。皆注分寸。又寫本所無。別錄蠹色第六綱內之大鳳茶小鳳茶二條。寫本亦失去。其餘字句異同。多可是正。因取二本互勘。更取他書之徵引二錄。及記北苑可與二錄相發明者。並注于下。四庫書舊有案語。續注皆稱名以別之。庶覽是書者。得以正其訛謬云爾。嘉慶庚申仲冬。蕭山汪繼壕識于環碧山房。



茶 疏

許次紓 著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題然明茶疏敘

陸羽品茶。以吾鄉顧渚所產爲冠。而明月峽元其所最佳者也。余關小園其中。歲取茶租自判。童而白首。始得臻其玄詣。武林許公然明。余石交也。亦有嗜茶之癖。每茶期。必命駕造余齋頭。汲金沙玉竇二泉。細嚼而探討品隲之。余罄生平習試自祕之訣。悉以相授。故然明得茶理最精。歸而著茶疏一帙。余未之知也。然明化三年所矣。余每持茗椀。不能無期牙之感。丁未春。許才甫携然明茶疏見示。且徵於夢。然明存日著述甚富。獨以清事托之故人。豈其神情所注。亦欲自附於茶經不朽與。昔羣氏陶盜。肖鴻漸像。沾茗者必祀而沃之。余亦欲貌然明於篇端。俾讀其書者。并挹其丰神可也。

萬曆丁未春日吳興友弟姚紹憲識於明月峽中

茶疏小引

吾邑許然明。擅聲詞塲舊矣。丙申之歲。余與然明遊龍泓。假宿僧舍者浹旬。日品茶膏水。抵掌道古。僧人以春茗相佐。竹爐沸聲。時與空山松濤響答。致足樂也。然明喟然曰。阮嗣宗以步兵廚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余當削髮爲龍泓僧人矣。嗣此經年。然明以所著茶疏眎余。余讀一過。香生齒頰。宛然龍泓品茶膏水之致也。余謂然明曰。鴻漸茶經。寥寥千古。此流堪爲鴻漸益友。吾文詞則在漢魏間。鴻漸當北面矣。然明曰。聊以志吾嗜痂之癖。寧欲爲鴻漸功臣也。越十年。而然明修文地下。余慨其著述零落。不勝人琴俱亡之感。一夕夢然明謂余曰。欲以茶疏災木。業以累子。余遽然覺而思龍泓品茶膏水時。遂絕千古。山陽在念。淚淫淫濕枕席也。夫然明著述富矣。茶疏其九鼎一臠耳。何獨以此見夢。豈然明生平所癖。精爽成厲。又以余爲臭味也。遂從九京相托耶。因授剗劂以謝然明。其所撰有小品室錫櫛齋集。友人若貞父諸君方謀鋟之。

丁未夏日社弟許世奇才甫撰

茶疏目錄

產茶	今古製法	採摘
炒茶	甌中製法	收藏
置頓	取用	包裹
日用置頓	擇水	貯水
昏水	煮水器	火候
烹點	秤量	湯候
甌注	盪滌	飲啜
論客	茶所	洗茶
童子	飲時	宜輟
不宜用	不宜近	良友
出遊	權宜	虎林水
宜節	辯訛	考本

許然明先生茶疏

產茶

明 安次許次紆然明 著

天下名山必產靈草。江南地煖，故獨宜茶。大江以北，則稱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實產霍山縣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河南山陝人皆用之。南方謂其能消垢膩，去積滯，亦共寶愛。顧彼山中不善製法，就於食鑑大薪焙炒，未及出釜，業已焦枯，詎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筍，乘熱便貯，雖有綠枝紫筍，輒就萎黃，僅供下食。奚堪品鬪。江南之茶，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貢茶兩地獨多。陽羨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勝。近日所尚者，爲長興之羅觥，疑卽古人顧渚紫筍也。介於山中，謂之觥。羅氏隱焉，故名羅。然觥故有數處，今惟洞山最佳。姚伯道云：明月之峽，厥有佳茗，是名上乘，要之採之以時，製之盡法，無不佳者。其韻致清遠，滋味甘香，清肺除煩，足稱仙品。此自一種也。若在顧渚，亦有佳者。人但以水口茶名之，全與觥別矣。若歛之松羅，吳之虎丘，錢唐之龍井，香氣穠郁，並可雁行。與觥頡頏，往郭次甫亟稱黃山。黃山亦在歛中，然去松羅遠甚。往時士人皆貴天池。天池產者，飲之略多，令人脹滿。自余始下其品，向多非之。近來賞音者，始信余言矣。浙之產，又曰天台之雁蕩，括蒼之大盤，東陽之金華，紹興之日鑄，皆與武夷相爲伯仲。然雖有名茶，當曉藏製，製造不精，收藏無法，一行出山，香味色俱減。錢塘諸

山產茶甚多。南山盡佳。北山稍劣。北山勤於用糞。茶雖易苗。氣韻反薄。往時頗稱睦之鳩坑。四明之朱溪。今皆不得入品。武夷之外。有泉州之清源。倘以好手製之。亦武夷亞匹。惜多焦枯。令人意盡。楚之產曰寶慶。滇之產曰五華。此皆表表有名。猶在雁茶之上。其他名山所產。當不止此。或余未知。或名未著。故不及論。

今古製法

古人製茶。尚龍團鳳餅。雜以香藥。蔡君謨諸公。皆精於茶理。居恒鬪茶。亦僅取上方珍品碾之。未聞新製。若漕司所進第一綱。名北苑。試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夸之直。至四十萬錢。僅供數盃之啜。何其貴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以名香。益奪其氣。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時製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蘊真味。

採摘

清明穀雨。摘茶之候也。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其時適中。若肯再遲一二日期。待其氣力完足。香冽尤倍。易於收藏。梅時不蒸。雖稍長大。故是嫩枝柔葉也。杭俗喜于孟中撮點。故貴極細。理煩散鬱。未可遽非。吳淞人極貴吾鄉龍井。肯以重價購雨前細者。狃於故常。未解妙理。畝中之人。非夏前不摘。初試摘者。謂之開園。采自正夏。謂之春茶。其他稍寒。故須待夏。此又不當以太遲病之。往日無有於秋日摘茶者。近乃有之。秋七八月。重摘一番。謂之早春。其品甚佳。不嫌稍薄。他山射利。多摘梅茶。梅茶澀苦。止堪作下。

食且傷秋摘佳產戒之。

炒茶

生茶初摘香氣未透。必借火力以發其香。然性不耐勞。炒不宜久。多取入鑪。則手力不勻。久於鑪中。過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焦。尙堪烹點。炒茶之器。最嫌新鐵。鐵腥一入。不復有香。尤忌脂膩。害甚於鐵。須豫取一鑪。專用炊飲。無得別用。採茶之薪。僅可樹枝。不用幹葉。幹則火力猛熾。葉則易燄。易滅。鑪必磨瑩。旋摘旋炒。一鑪之內。僅容四兩。先用文火焙軟。次用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鈔轉。以半熟爲度。微俟香發。是其候矣。急用小扇鈔置被籠。純綿大紙襯底。燥焙積多候冷。入餅收藏。人力若多。數鑪數籠。人力卽少。僅一鑪二鑪。亦須四五竹籠。蓋炒速而焙遲。燥濕不可相混。混則大減香力。一葉稍焦。全鑪無用。然火雖忌猛。尤嫌鑪冷。則枝葉不柔。以意消息。最難最難。

畚中製法

畚之茶不炒。甑中蒸熟。然後烘焙。緣其摘遲。枝葉微老。炒亦不能使軟。徒枯碎耳。亦有一種極細炒畚。乃采之他山。炒焙以欺好奇者。彼中甚愛惜茶。決不忍乘嫩摘採。以傷樹本。余意他山所產。亦稍遲採之。待其長大。如畚中之法蒸之。似無不可。但未試嘗。不敢漫作。

收藏

收藏宜用磁甕。大容一二十斤。四圍厚箬。中則貯茶。須極燥極新。專供此事。久乃愈佳。不必歲易。茶須築

實。仍用厚箬填緊甕口。再加以箬。以真皮紙包之。以苧麻緊扎。壓以大新磚。勿令微風得入。可以接新。

置頓

茶惡濕而喜燥。畏寒而喜溫。忌蒸鬱而喜清涼。置頓之所。須在時時坐臥之處。逼近人氣。則常溫不寒。必在板房。不宜土室。板房則燥。土室則蒸。又要透風。勿置幽隱。幽隱之處。尤易蒸濕。兼恐有失點檢。其開庖之方。宜磚底數層。四圍磚砌。形若火爐。愈大愈善。勿近土牆。頓甕其上。隨時取竈下火灰。候冷。簇於甕傍。半尺以外。仍隨時取灰火簇之。令裏灰常燥。一以避風。一以避濕。却忌火氣入甕。則能黃茶。世人多用竹器貯茶。雖復多用箬護。然箬性峭勁。不甚伏帖。最難緊實。能無滲罅。風濕易侵。多故無益也。且不堪地爐中頓。萬萬不可。人有以竹器盛茶。置被籠中。用火卽黃。除黃卽潤。忌之忌之。

取用

茶之所忌。上條備矣。然則陰雨之日。豈能擅開。如欲取用。必候天氣晴明。融和高朗。然後開缶。庶無風侵。先用濕水濯手。麻幌拭燥。缶口內箬。別置燥處。另取小罍貯所取茶。量日幾何。以十日爲限。去茶盈寸。則以寸箬補之。仍須碎剪。茶日漸少。箬日漸多。此其節也。焙燥築實。包扎如前。

包裹

茶性畏紙。紙於水中成。受水氣多也。紙裹一夕。隨紙作氣盡矣。雖火中焙出。少頃卽潤。雁蕩諸山。首坐此病。每以紙帖寄遠。安得復佳。

日用頓置

日用所需貯小罌中。箬包苧扎。亦勿見風。宜卽置之案頭。勿頓巾箱書簞。尤忌與食器同處。並香藥則染香藥。海味則染海味。其他以類而推。不過一夕黃矣變矣。

擇水

精茗蘊香。借水而發。無水不可與論茶也。古人品水。以金山中泠爲第一泉。第二或曰廬山康王谷。第一廬山。余未之到。金山頂上井。亦恐非中泠古泉。陵谷變遷。已當湮沒。不然。何其滴薄不堪酌也。今時品水。必首惠泉。甘鮮膏腴。至足貴也。往日渡黃河。始憂其濁。舟人以法澄過。飲而甘之。尤宜煮茶。不下惠泉。黃河之水。來自天上。濁者土色也。澄之旣淨。香味自發。余嘗言有名山則有佳茶。茲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相提而論。恐非臆說。余所經行。吾兩浙兩都齊魯楚粵豫章滇黔。皆嘗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發源長遠。而潭沚澄澈者。水必甘美。卽江湖溪澗之水。遇澄潭大澤。味咸甘冽。唯波濤湍急。瀑布飛泉。或舟楫多處。則苦濁不堪。蓋云傷勞。豈其恒性。凡春夏水漲則減。秋冬水落則美。

貯水

甘泉旋汲用之則良。丙舍在城。夫豈易得。理宜多汲貯大甕中。但忌新器。爲其火氣未退。易於敗水。亦易生蟲。久用則善。最嫌他用。水性忌木。松杉爲甚。木桶貯水。其害滋甚。挈餅爲佳耳。貯水甕口。厚箬泥固。用時旋開。泉水不易。以梅雨水代之。

昏水

昏水必用瓷甌，輕輕出甌，緩傾銚中，勿令淋漓甌內，致敗水味，切須記之。

煮水器

金乃水母，錫備柔剛，味不鹹澁，作銚最良。銚中必穿其心，令透火氣，沸速則鮮嫩風逸，沸遲則老熟昏鈍，兼有湯氣，慎之慎之。茶滋于水，水藉乎器，湯成于火，四者相須，缺一則廢。

火候

火必以堅木炭爲上，然木性未盡，尙有餘烟，烟氣入湯，湯必無用，故先燒令紅，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熾，水乃易沸。既紅之後，乃授水器，仍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停手，停過之後，寧棄而再烹。

烹點

未曾汲水，先備茶具，必潔必燥，開口以待，蓋或仰放，或置盜孟，勿竟覆之案上，漆氣食氣，皆能敗茶。先握茶手中，俟湯既入壺，隨手投茶湯，以蓋覆定，三呼吸時，次滿傾孟內，重投壺內，用以動盪香韻，兼色不沉滯，更三呼吸頃，以定其浮薄，然後瀉以供客，則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壇發其逸思，談席滌其玄衿。

秤量

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則香氣氤氳，大則易於散漫，大約及半升，是爲適可，獨自斟酌，愈小愈佳，容水半

升者。量茶五分。其餘以是增減。

湯候

水一入銚。便須急煮。候有松聲。卽去蓋。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後。水有微濤。是爲當時。大濤鼎沸。旋至無聲。是爲過時。過則湯老而香散。決不堪用。

甌注

茶甌。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鬪礪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純白爲佳。兼貴於小。定窑最貴。不易得矣。宣城嘉靖俱有名窑。近日倣造。間亦可用。次用真正回青。必揀圓整。勿用卮窰。茶注以不受他氣者爲良。故首銀次錫。上品真錫。力大不減。慎勿雜以黑鉛。雖可清水。却能奪味。其次戶外有油瓷壺。亦可。必如柴汝宣成之類。然後爲佳。然滾水驟澆。舊瓷易裂。可惜也。近日饒州所造。極不堪用。往時襲春茶壺。近日時彬所製。大爲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隨手造作。頗極精工。顧燒時必須火力極足。方可出窑。然火候少過。壺又多碎壞者。以是益加貴重。火力不到者。如以生砂注水。土氣滿鼻。不中用也。較之錫器。尙減三分。砂性微滲。又不用油。香不竄發。易冷易餽。僅堪供玩耳。其餘細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質惡製劣。尤有土氣。絕能敗味。勿用勿用。

盪滌

湯銚甌注。最宜燥潔。每日晨興。必以沸湯盪滌。用極熟黃麻巾。帨向內拭乾。以竹編架。覆而庋之。燥處烹

時隨意取用。修事既畢。湯銚拭去餘瀝。仍覆原處。每注茶甫盡。隨以竹筋盡去殘葉。以需次用。甌中殘瀝。必傾去之。以俟再斟。如或存之。奪香敗味。人必一盃。毋勞傳遞。再巡之後。清水滌之爲佳。

飲啜

一壺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鮮美。再則甘醇。三巡意欲盡矣。余嘗與馮開之戲論茶候。以初巡爲停停嫋嫋。十三餘。再巡爲碧玉破瓜年。三巡以來。綠葉成陰矣。開之大以爲然。所以茶注欲小。小則再巡已終。寧使餘芬剩馥。尙留葉中。猶堪飯後供啜嗽之用。未遂棄之可也。若巨器屢巡。滿中瀉飲。待停少溫。或求濃苦。何異農匠作勞。但需涓滴。何論品賞。何知風味乎。

論客

賓朋雜沓。止堪交鐘觥籌。乍會泛交。僅須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調。彼此暢適。清言雄辯。脫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點湯。量客多少。爲役之煩簡。三人以下。止爇一爐。如五六人。便當兩鼎爐。一童湯方調適。若還兼作。恐有參差。客多。姑且罷火。不妨中茶投果。出自內局。

茶所

小齋之外。別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閉塞。壁邊列置兩爐。爐以小雪洞覆之。止開一面。用省灰塵騰散。寮前置一几。以頓茶注茶盃。爲臨時供具。別置一几。以頓他器。旁列一架。巾帨懸之。見用之時。卽置房中。斟酌之後。旋加以蓋。毋受塵汗。使損水力。炭宜遠置。勿令近爐。尤宜多辦宿乾。易熾。爐少去壁。灰宜頻掃。總

之以慎火防熱此爲最急

洗茶

煎茶摘自山麓。山多浮沙。隨雨輒下。卽着於葉中。烹時不洗去沙土。最能敗茶。必先盥手令潔。次用半沸水。扇揚稍和。洗之。水不沸。則水氣不盡。反能敗茶。毋得過勞以損其力。沙土旣去。急於手中擠令極乾。另以深口瓷盒貯之。抖散待用。洗必躬親。非可僦代。凡湯之冷熱。茶之燥濕。緩急之節。頓置之宜。以意消息。他人未必解事。

童子

煎茶燒香。總是清事。不妨躬自執勞。然對客談諧。豈能親蒞。宜教兩童司之。器必晨滌。手令時盥。爪可淨剔。火宜常宿。量宜飲之時。爲舉火之候。又當先白主人。然後修事。酌過數行。亦宜少輟。果餌間供。別進濃瀋。不妨中品充之。蓋食飲相須。不可偏廢。甘醲雜陳。又誰能鑒賞也。舉酒命觴。理宜停罷。或鼻中出火。耳後生風。亦宜以甘露澆之。各取大盃。撮點雨前細玉。正自不俗。

飲時

心手閒適

披咏疲倦

意緒棼亂

聽歌拍曲

歌罷曲終

杜門避事

鼓琴看畫

夜深共語

明牕淨几

洞房阿閣

賓主款狎

佳客小姬

訪友初歸

風日晴和

輕陰微雨

小橋畫舫

茂林修竹

課花責鳥

荷亭避暑

小院焚香

酒闌人散

兒輩齋館

清幽寺觀

名泉怪石

宜輟

作事

觀劇

發書柬

大雨雪

長筵大席

繙閱卷帙

人事忙迫

及與上宜飲時相反事

不宜用

惡水

敝器

銅匙

銅銚

木桶

柴薪

麩炭

粗童

惡婢

不潔巾帨

各色果實香藥

不宜近

陰室

廚房

市喧

小兒啼

野性人

童奴相聞

酷熱齋舍

良友

清風明月

紙帳楮衾

竹牀石枕

名花琪樹

出遊

士人登山臨水。必命壺觴。乃茗椀薰爐。置而不問。是徒游於豪舉。未託素交也。余欲特製游裝。備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異室。茶罍一注。二銚。一小甌。四洗。一瓷合。一銅爐。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奩。小爐香囊。七筴。以爲半肩。薄甕貯水三十斤。爲半肩足矣。

權宜

出遊遠地。茶不可少。恐地產不佳。而人鮮好事。不得不隨身自將。瓦器重難。又不得不寄貯竹筥。茶甫出。甕焙之。竹器曬乾。以箬厚貼。實茶其中。所到之處。卽先焙新好瓦餅。出茶焙燥。貯之餅中。雖風味不無少減。而氣與味尙存。若舟航出入。及非車馬修途。仍用瓦缶。毋得但利輕齎。致損靈質。

虎林水

杭兩山之水。以虎跑泉爲上。芳冽甘腴。極可貴重。佳者乃在香積廚中土泉。故其土氣人不能辨。其次若龍井珍珠錫丈。韜光幽淙靈峰。皆有佳泉。堪供汲煮。及諸山溪澗澄流。併可斟酌。獨水樂一洞。跌蕩過勞。味遂薄。玉泉往時頗佳。近以紙局壞之矣。

宜節

茶宜常飲。不宜多飲。常飲則心肺清涼。煩鬱頓釋。多飲則微傷脾胃。或泄或寒。蓋脾土原潤。腎又水鄉。宜燥宜溫。多或非利也。古人飲水飲湯。後人始易以茶。卽飲湯之意。但令色香味備。意已獨至。何必過多。反失清冽乎。且茶葉過多。亦損脾胃。與過飲同病。俗人知戒多飲。而不知慎多費。余故備論之。

辯說

古人論茶。必首蒙頂。蒙頂山蜀雅州山也。往常產。今不復有。卽有。亦彼中夷人專之。不復出山。蜀中尙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今人囊盛如石耳。來自山東者。乃蒙陰山石苔。全無茶氣。但微甜耳。妄謂南山茶。茶必木生。石衣得爲茶乎。

考本

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結昏。必以茶爲禮。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今人猶名其禮曰下茶。南中夷人定親。必不可無。但有多寡。禮失而求諸野。今求之夷矣。

余齋居無事。頗有鴻漸之癖。又桑苧翁所至。必以筆牀茶竈自隨。而友人有同好者。數謂余宜有論。階

以備一家貽之好事。故次而論之。倘有同心。倘箴余之闕。膏而補之。用告成書。甚所望也。

次紓再識

茶寮記

附錄

陸樹聲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夷門
廣牘及寶顏堂叢書皆收有此
書夷門有附錄寶顏無故據夷
門本影印

茶寮記

適園無諍居士陸樹聲著

嘉禾梅癩道人周履靖校

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瓢
汲罌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
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禪
客過從予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
無生話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
苦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

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蟹眼魚目叅沸
沫沉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
清乳面不黧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
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略余方遠俗雅意
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洲耶時杪秋旣望
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鎮終南僧明亮同
試天池茶於茶寮中謾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
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塊胷次間者

二品泉

泉品以山水爲上次江水井水次之并取汲多
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
減鮮冽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餗鼓泛投茗器中
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卽滿注雲脚漸開乳

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
茶驟則乏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
雜他果則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
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縉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起
軼世味

七茶勲

除煩雪滯滌醒破睡譚渴書倦是時茗椀策勲
不減凌烟

附

龍坡山子茶

開寶中竇儀以新茶飲予味極美奩面標云龍坡山子茶龍坡是顧渚之別境

聖楊花

吳僧梵川誓願然頂供養雙林傳大士自徃蒙頂山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聖楊花吉祥蔬共不踰五觔持歸供獻

湯社

和疑在朝率同列通曰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
號爲湯社

縷金耐重兒

有德律州茶膏作取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猷
于閩王蟻

乳妖

吳僧文子喜烹茶子游荆南高保勉白于季興
延置紫雲庵曰試其藝保勉父了呼了呼爲湯
神奏授華定水大師上人目乳妖

清人樹

僞閩甘露堂前兩珠茶鬱栽婆娑宮人呼爲清
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採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玉蟬膏

大理徐恪見貽鄉信鋌了茶茶面印文曰玉蟬
膏一種曰清風使恪建人也

森伯

湯悅有森伯頌蓋茶也方飲而生然嚴乎齒牙
旣久四肢森然

水豹囊

豹革爲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滌
滯思時起清風每引此義稱茶爲水豹囊

不夜候

胡嶠飲茶詩曰沾芽舊姓余甘氏破睡當封不
夜候奇哉

鷄蘇佛

猶子彝年十二歲予讀胡嶠詩因令做法之近
脫成篇有云生涼好喫鷄蘇佛回味宜稱橄欖

仙然羹之亦文詞之有基址者也

冷面草

符昭遠不喜茶曰冷面草此物面目冷了無和美之龍心可謂冷面草也

晚甘候

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云晚甘候十五人遣侍齋問此徒皆請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卿月澗雲龕之品慎物賤用之

生成盞

饌茶而幻出物象于湯面茶匠通神之藝也沙
門福全生於茶海能注湯幻茶成一句詩並點
四甌共一絕句泛湖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辨爾
擅曰自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味曰生成盞裏水
丹青

茶百戲

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湯運七別施妙訣使湯
紋水脉成物象者禽獸虫魚花草之屬纖巧如
畫但須臾卽就散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茶百

戲

漏影春

漏影春法用縷紙貼盞穆茶而去紙僞爲花別
以荔肉爲葉松實鴨脚之類彌物爲蔬沸湯點
攪

甘草癖

宣城何子華邀客酒半出嘉陽嚴峻畫陵鴻漸
象於華因言前世惑駿逸者爲癖泥貫索者爲
錢癖耽於子息者爲覺兒癖耽於褒貶者爲左

癖傳若此客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追日陸氏爲甘草癖坐客曰允矣哉

苦口師

皮先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纔至呼茶甚急遙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柑心氏先迎苦口師

茶寮附終



茶 董 補

陳繼儒采輯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茶董補目錄

上卷

造法爲神

漸兒所爲

奠茗工詩

縛奴投火

爲葬爲茗

祀墓獲錢

罵茗姥飛

譙飲茶果

日賜茶果

館開湯飲

綠葉紫莖

慕好水厄

白蛇銜子

瞿唐自潑

山號大恩

驛官茶庫

士人作事

前丁後蔡

僊家雷鳴

陸羽別號

南方佳木

早茶晚茗

山川異產

又

又

又

又

茗之別名
茶之別種
至性不移
片散二類
御用茗目
製茶之病
製法沿革
如針如乳
不逆物性
靈泉供造
湖常爲冠
畏香宜溫
焙籠法式
瓶鑊湯候
酌盃湯華

味辨浮沉

點勻多少

下卷

玉泉僊人掌茶

竹間自採茶

茶山

茶山

喜園中茶生

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陸鴻漸採茶相過

茶會

茶中雜詠十首

和

茶嶺

詠茶

唐李白

唐柳宗元

唐袁高

唐杜牧

唐韋應物

唐皇甫冉

皇甫冉

唐錢起

唐皮日休

唐陸龜蒙

唐韋處厚

宋丁謂

詠茶

謝孟諫議寄新茶

謝僧寄茶

西山蘭若試茶

煎茶歌

謝送講筵茶

茶述

進新茶表

宋鄭遇

唐盧仝

唐李咸用

唐劉禹錫

宋蘇軾

宋楊萬里

宋袁汝

宋丁謂

茶董補卷上

韋城眉公陳繼儒采輯

造法爲神以下十八則·補敘嗜尚·

景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育爲弟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始造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於煬器之間祀爲茶神云因話錄

漸兒所爲

有積師者嗜茶久非漸兒僭侍不鄉口羽出遊江湖師絕於茶味代宗召入供奉命宮人善茶者餉師一啜而罷訪羽召入賜師齋俾羽煎茗一舉而盡曰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出羽見之紀異錄

奠茗工詩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書溪近白蘋洲旁有古墳生每茶必奠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堊室子居之側常銜子惠欲教子爲詩生辭不能柳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旣寤試構思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南部新書

縛奴投火

陸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燂鴻漸怒以鐵繩縛奴投火中蠻貊志

爲薙爲茗

任瞻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旣下飲。問人云。此爲薙爲茗。覺人有怪色。乃自分明曰。向問飲爲熱爲冷。世說

祀墓獲錢

剡縣陳務妻。少寡。好茶茗。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夜夢一人曰。吾塚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豈忘翳桑之報。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從是禱祀愈切。異苑

鬻茗姥飛

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提一器茗。往市鬻之。一市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得錢散乞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至夜。老姥執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廣陵志傳

讌飲茶果

桓溫爲揚州牧。性儉。每讌飲。唯下匕奠。茶果而已。晉書

日賜茶果

金鑾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金鑾密記

館閣湯飲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風翔退耕傳

綠葉紫莖

同昌公主上每賜饌其茶有綠葉紫莖之號

杜陽雜編

慕好水厄

晉時給事中劉縞慕王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卿卽是也

伽藍記

白蛇銜子

義興南岳寺有真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曰此泉烹桐廬茶不亦可乎未幾有白蛇銜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土人重之爭先餉遺官司需索不絕寺僧苦之

義興舊志

瞿唐自潑

杜幽公位極人臣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南部新書

山號大恩

藩鎮潘仁恭禁南方茶自攝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

國史補

驛官茶庫

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太守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至一室爲酒庫諸醢皆熟其外畫神問

何也。曰杜康太守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太守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菹畢具。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太守大笑曰。不必置此。茶錄

士人作事

宋大小龍團始於丁晉公。成於蔡君謨。歐陽公聞而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茗溪詩話

前丁後蔡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鶴林玉露

僊家雷鳴

蜀雅州蒙山中頂有茶園。一僧病冷且久。嘗遇老父詢其病。僧具告之。父曰。何不飲茶。僧曰。本以茶冷。豈能止此。父曰。僊家有雷鳴茶。亦聞乎。蒙之中頂。以春分先後。俟雷發聲。多購人力採摘。三日乃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能祛宿疾。二兩眼前無疾。三兩換骨。四兩成地仙。僧因之中頂築室以俟。及期獲一兩。服未竟而病瘥。至八十餘。時到城市。貌若年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山。不知所終。原闕

陸羽別號

羽於江湖稱竟陵子。南越稱桑苧翁。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羽在他處。聞師亡。哭之甚哀。作詩寄懷。其略曰。不羨黃金疊。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羽貞元末卒。鴻漸小傳

南方嘉木 以下十則。補敘產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經

早茶晚茗

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爾雅。按二則。正集太略。補其未備。

山川異產

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蒨。茱萸。繁。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漚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商貨不在焉。國史補

又

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柏巖、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巖、碧貌、宣城之陽坡、橫紋、饒池之仙芝、福合、祿合、運合、慶合、蜀州之雀舌、烏鶯、麥穎、片甲、蟬翼、潭州之獨行、靈草、彭州之仙崖、石花、臨江之玉津、袁州之金片、龍安之騎火、涪州之賓化、建安之青鳳髓、岳州之黃翎毛、建安之石巖白、岳陽之含膏冷、見茶論臆藥及茶譜通考

又

湖州茶生長城縣顧渚山中、與峽州光州同、生白茅懸腳嶺、與襄州荊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洞、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天中記

又

杭州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天中記

又

會稽有日鑄嶺產茶、歐陽修云、兩浙產茶、日鑄第一、方輿勝覽

茗之別名

西平縣出臯蘆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廣州記

茶之別種

茶之別者、有枳殼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風疾、又有皂莢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

人輸官茶。往往雜以衆葉。惟茅蘆竹箬之類不可入。自餘山中草木芽葉。皆可和合。椿柿尤奇。眞茶性極冷。惟雅州蒙山出者。性溫而主疾。本草

至性不移

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爲禮。義固有所取也。天中記

片散二類

以下八則。補敘製造。

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惟創建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十二等。以充國貢及邦國之用。泊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蕊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柘枕出江陵大小已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淺山薄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兩浙及宣江等州。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荊湖青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文獻通考

御用茗目

凡十八品。

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宜年寶玉。○萬春銀葉。○延年石乳。○瓊林毓瑞。○浴雪呈祥。○清白可鑒。○風韻甚高。○陽谷先春。○價倍南金。○雲英雪葉。○金錢玉華。○玉葉長春。○蜀葵寸金。宣

時和曰太平嘉瑞。紹聖曰南山應瑞。北苑貢茶錄

製茶之病

土肥而芽澤。乳則甘香而粥而著。盞而不散。土瘠而芽短。則雲腳渙亂。去盞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短則色黃而泛。烏蒂白合。茶之大病。不去烏蒂。則色黃黑而惡。不去白合。則味苦澀。蒸芽必熟。去膏必盡。蒸芽未熟。則草木氣存。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煙則香奪。壓黃則味失。此皆茶病也。茶錄

製法沿革

唐時製茶。不第建安品。五代之季。建屬南唐。諸縣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蠟面。既而又製佳者。曰京挺。宋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鳳模。遣使卽北苑團龍鳳茶。以別庶飲。又一種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此四種出。而蠟面斯下矣。真宗咸平中。丁謂爲福建漕監。御茶進龍鳳團。始載之茶錄。仁宗慶厯中。蔡襄爲漕。始改造小龍團以進。旨令歲貢。而龍鳳遂爲次矣。神宗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加于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爲瑞雲翔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自爲一種。與他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五株。所造止于一二鎰而已。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於是白茶遂爲第一。既而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鎰。貢新鎰。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又下矣。宣和庚子。漕臣鄭可問。始創爲根絲冰芽。蓋將已揀熟芽。再令剔去。止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然又製方寸

新銚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石三鼎乳造化銚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其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合爲首冠。然在白茶之下者。白茶上所好也。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驚蟄後興役浹日乃成。飛騎仲春至京師。號爲綱頭玉芽。貢喧雜錄

如針如乳

龍焙泉卽御泉也。北苑造貢茶。社前茶細如針。用御水研造。每片計工直錢四萬文。試其色如乳。乃最精也。天中記

不逆物性

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爲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于立春後作。唐史

靈泉供造

湖州長洲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也。湖長二縣接界於此。厥土有境會亭。每茶時。二牧畢至。斯泉也。處沙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勅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供御者畢。水卽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水卽涸矣。太守或還旆稽留。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鸞獸毒蛇木魅之類。商旅卽以顧渚造之。無沾金沙者。錄

湖常爲冠

浙西湖州爲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長城顧渚山中。常州出義興君山懸腳嶺北崖下。唐重修茶舍記。貢茶。御史大夫李栖筠典郡日。陸羽以爲冠於他境。栖筠始進。故事。湖州紫笋。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間。當茶時。兩郡太守畢至。爲盛集。又玉川子謝孟諫議寄新茶詩。有云。天子須嘗陽羨茶。則孟所寄乃陽羨者。雲錄漫抄

畏香宜溫 以下六則。補敘焙論。

藏茶宜翦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翦葉封裹入焙。三兩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然。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燠不可食。蔡襄茶錄

焙籠法式

茶焙編竹爲之。裹以翦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茶不入焙。宜密封裹。以翦籠盛之。置高處。同上

瓶鑊湯候

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說。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末。若以今湯就茶甌淪之。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鶴林玉露

酌盃湯華

凡酌茶置諸盃令沫餽均沫餽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餽輕細者曰花

經茶

味辨浮沉

候湯最難未熟則味浮過熟則味沉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況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裏蔡

綠茶

點勻多少

凡欲點茶先須熅盪令熱冷則茶不浮若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

同上

茶董補卷下

全卷補敘詩文

玉泉仙人掌茶

答族僧
中孚贈

唐李白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深谿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洞肌骨。叢老捲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鹽。顧慙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正集止收序
詩不可遺

竹間自採茶

謝巽上人見贈

唐柳宗元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呼兒鑿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眞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咄彼蓬瀛侶。無乃貴流霞。

茶山

在今
宜興

唐袁高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氓輟農桑業。採採實苦辛。一夫但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銀臺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愈艱勩。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

茶山

唐杜牧

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徑度喧阗。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金沙泉在此山中。詳見上卷。芽香紫壁栽。拜章期沃日。輕騎若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迴。磬音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盃。重遊難自尅。俛首入塵埃。

喜園中茶生

唐韋應物

性潔不可汙。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羣餘。率爾植荒園。喜隨衆草長。得與幽人言。

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唐皇甫冉

採茶非採菽。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如泛碗花。

陸鴻漸採茶相過

前人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

唐錢起

偶與息心侶。忘歸才子家。元談兼藻思。綠茗代榴花。岸幘看雲卷。含毫任景斜。松喬若逢此。不復醉流霞。

茶中雜詠皮陸倡和各十首

茶塢

唐皮日休

閑尋堯氏山。遂入深深塢。種薺已成園。栽葭寧記畝。石窪泉似掬。岩罅雲如縷。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煙雨。

和

唐陸龜蒙

茗地曲隈同。野行多繚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遙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巖春露曉。

茶人

皮

生於顧渚山。老在漫石塢。語氣是茶薺。衣香是烟霧。庭從櫨子遮。果任獮師虜。日晚相笑歸。腰間佩輕篋。

和

陸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閑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探芳去。雲間幽路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

茶筍

皮

裒然三五寸。生必依岩洞。寒恐結紅鉛。暖疑銷紫汞。圓如玉軸光。脆似瓊英凍。每爲遇之疎。南山挂幽夢。

和

陸

所孕和氣深。時抽玉茗短。輕烟漸結花。嫩蕊初成管。尋來青靄曙。欲去紅雲暖。秀色自難逢。傾筐不曾滿。

茶蘼

皮

篋筍曉攜去。鷄過山桑塢。開時送紫茗。負處沾清露。歇把傍雲泉。歸將挂烟樹。滿此是生涯。黃金何足數。

和

陸

金刀劈翠筠。織似波紋斜。製作自野老。攜持伴山娃。昨日鬪煙粒。今朝貯綠華。爭歌調笑曲。日暮方還家。

茶舍

皮

陽崖枕白屋。幾口嬉嬉活。棚上汲紅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後。中婦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滿山月。

和

陸

旋取山上材。架爲山上屋。門因水勢斜。壁任巖隈曲。朝隨烏俱散。暮與雲同宿。不憚採掇勞。祇憂官未足。

茶竈

皮

南山茶事動。竈起巖根旁。水煮石髮氣。薪然松脂香。青瓊蒸後凝。綠髓炊來光。如何重辛苦。一一輸膏梁。

和

陸

無突抱輕嵐。有煙應初旭。盈鍋玉泉沸。滿甌雲芽熟。奇香籠春桂。嫩色凌秋菊。煬者若吾徒。年年看不足。

茶焙

皮

鑿彼碧巖下。都應深二尺。泥易帶雲根。燒難礙石脈。初能燥金餅。漸見乾瓊液。九里共杉松。相望在山側。

和

陸

左右擣凝膏。朝昏布烟縷。方圓隨樣拍。次第依層取。山謠縱高下。火候還文武。見說焙前人。時時炙花脯。

茶鼎

皮

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立作菌蠢勢。煎爲潺湲聲。草堂暮雲陰。松窻殘雪明。此時勺復茗。野語知逾清。

和

陸

新泉氣味良。古鐵形狀醜。那堪風雪夜。更值烟霞友。曾過潁石下。又住清谿口。且共薦皋蘆。何勢傾斗酒。

茶甌

皮

邢客與越人。皆能造磁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棗花勢旋眼。蘋沫香沾齒。松下時一看。支公亦如此。

和

陸

昔人謝堰埵。徒爲妍詞飾。豈如珪璧姿。又有煙嵐色。光參筠席上。韻雅金罍側。直使于闐君。從來未嘗識。

煮茶

皮

香泉一合乳。煎作連珠涕。時看蟹目濺。乍見魚鱗起。聲疑帶雨松。餽恐生煙翠。儻把瀝中山。必無千日醉。

和

陸

閒來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裏。併下藍英末。傾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茶嶺

唐韋處厚

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茸肥。

詠茶

宋丁謂

建水正寒清。茶民已夙興。萌芽先社雨。採掇帶春冰。碾細香塵起。烹新玉乳凝。煩襟時一啜。寧羨酒如澠。

詠茶

宋鄭遇

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白和燈一作烟。搗寒爐一作對。雪烹羅。憂碧柳散煎。覺綠花生。最是堪憐處。能

令睡思清。

謝孟諫議寄新茶

唐盧仝

日高五丈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璣瑯。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膚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此詩豪放不讓李翰林。終篇規諷。不忘憂民。如杜工部。詩之上乘者。且談茶事津津有味。正集事收數句。真稱缺典。

謝僧寄茶

唐李咸用

空門少年初行堅。摘芳爲藥除睡眠。匡山茗樹朝陽偏。暖萌如爪拏飛鳶。枝枝膏露凝滴圓。參差失向兜羅綿。傾筐短甌蒸新鮮。白紵眼細勻於研。甌排古砌春苔乾。殷勤寄我清明前。金槽無聲飛碧煙。赤獸呵冰急鐵喧。林風夕和真珠泉。半匙青粉攪潺湲。綠雲輕綰湘娥鬢。嘗來縱使重支枕。胡蝶寂寥空掩關。

西山蘭若試茶歌

唐劉禹錫

山僧後檐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盞花徘徊。悠揚噴鼻宿醒散。清峭澈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錄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餘。木蘭沾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緘封寄郡齋。甌井銅爐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可知花蘂清冷味。須是眼雲跂石人。

嗜茶十九吾輩。此詩親切有味。熟讀可當盧仝七碗。不妨全收。觀者勿疑重複。

煎茶歌

宋蘇軾

蟹眼已過魚眼生。颺颺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蘂琢紅玉。我今貧病膏苦饑。分無玉碗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塲鑪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常及睡足日高時。

謝木舍人送講筵茶

宋楊誠齋

吳綾縫囊染菊水。疊砂塗印題進字。淳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落黃茅地。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宣賜龍焙第一綱。殿上走趨明月璫。御前啜罷三危露。滿袖香烟懷璧去。歸來拈出兩蜿蜒。雷電晦暝驚破柱。北苑龍芽內樣新。銅圍銀範鑄瓊塵。九天寶月霏五雲。玉龍雙舞黃金鱗。老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腳鼎。山下汲泉得甘冷。山上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龍游窠。何曾夢喫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

子春風來自玉皇家。鍛圭樵壁調冰水。烹龍炮鳳搜肝髓。石花紫筍可銜官。赤印白泥牛走耳。故人氣味茶共清。故人肝胆茶共明。開緘不但似見面。叩之咳唾金玉聲。麴生勸人墮巾幘。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茶述

宋裴 汶

茶起於東晉。盛於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衆飲而獨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厭。得之則安。不得則病。彼芝朮黃精。徒云上藥。致效在數十年後。且多禁忌。非此倫也。或曰。多飲令人體虛病風。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輔正。安有獨逐衆病。而靡保太和哉。今字內爲土貢實衆。以下原闕。

